

上下私索

● 杂文选粹 ●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杂
文
选

上下求索

主 编 崔 同

编 委 王清志 孔祥科

杨诚勇 何全福

崔 同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郑州



上下求索

——杂文选

主 编 崔 同

责任编辑 刘连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日报印刷分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4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册

ISBN 7—215—00520—8 /G·59

定价：2.10元

目 录

中原杂文的丰收(序)	大 海
------------------	-----

• 1988年 •

炎黄子孙的心愿	张松山	(1)
对“研究研究”的研究	王怀让	(4)
“抗药性”探微	张书臣	(6)
解放秘书	何高峰	(8)
怪胎的产生	黎 可	(10)
“甲乙徐现象”	李庆豪	(12)
恕不奉陪	南春堂	(14)
“李白斗酒诗百篇”之类	王建章	(16)
有眼要识泰山	罗大军	(18)
重提“救救孩子”	曹亚瑟	(20)
成由勤俭败由奢	祖九州	(22)
门之思	常 娟	(24)
步鑫生要东山再起	刘 思	(26)
阿Q的诉讼状	郭振亚	(28)
“严”与“爱”的思索	卞 卡	(30)
杂感小集	王大海	(31)
玩“命”	季光炬	(34)
唐敖被谗害之后	陈耀华	(37)

自录(2)

• 1987年 •

顺着笑话往下说·····	谷正雄	(39)
“衙役挨打”后的思索·····	张弘	(41)
“的”“者”“家”·····	秦启安	(42)
有感于亚科卡憎恨浪费·····	周战	(44)
妙哉悬鱼拒贿·····	窦义	(45)
包公祠前话开封·····	雪汀	(47)
四个武则天印象·····	康群	(49)
怪癖析·····	李进	(51)
言之时而简练·····	王綏民	(53)
“规矩”不是装饰物·····	唐兴顺	(55)
假如生活中没有“栏杆”·····	丁长举	(57)
作人难，说话难·····	老阿	(59)
“残缺”美浅识·····	徐正之	(61)
“干”应有个干像·····	王亚夫	(62)
吃狗肉的后悔·····	王子庆	(63)
两岸“唐人”一脉连·····	林保全	(65)
话说“第三十七计”·····	朱湘生	(68)
话说例外·····	牛克举	(70)
浅说“人缘”·····	王玉轩	(71)
杂文难在“文”·····	晓阳	(73)
饮酒的成事与败事·····	张学童	(75)
关于“名望”的思索·····	王中山	(77)
“责任在我”之管见·····	石光荣	(79)
行头的妙用·····	宋子牛	(81)

目录 (3)

想起了哥窑纹片·····	胡惟畅	(83)
贾府的“虚热闹”·····	杨绍武	(85)
劝谏纳谏断想·····	孙冰	(86)
大风刮不走官僚主义·····	林召	(88)
蒺藜与鲜花·····	鲁行	(90)

• 1986年 •

雷锋不想当元帅·····	唐精云	(93)
能人和傻子·····	袁学忠	(95)
干成了英雄惊煞人·····	王泽河	(97)
包公为何作难·····	陈斌	(98)
历史,在这里沉思·····	崔同	(99)
从“姜昆不会吃苹果”谈起·····	王培炎	(101)
“革命需要”之妙用·····	李学渊	(102)
“割发代首”不可取·····	徐正明	(104)
乡音当改·····	姬传东	(106)
“炮崩”与“立碑”·····	崔秀智	(108)
“擲臊坡”的民俗官用·····	张理阁	(110)
“离任诗”感思·····	马宏图	(111)
纳凉听牢骚·····	李学渊	(113)
不妨请来孙大圣·····	宝琦	(114)
“说话儿”的长短·····	黄水清	(116)
人间“喜剧”拾零·····	亚煦	(118)
无官身也重·····	葛宏	(120)
“放下你的斧子”·····	刘其田	(122)
打虎和打猫·····	张帆	(124)

目录(4)

对“有争议”的争议	柳玉柱	(126)
也谈“难得糊涂”	陈杰	(127)
“东方的嫉妒”——我们的痼疾	荣忠立	(128)
“民不告，官不究”析	贾长富	(130)
功夫在“节”外	徐德端	(132)
试一试“低姿态”	庄人	(133)
赵朴的“影响”	孔祥科	(135)
说“再大的老鼠也怕猫”	武立峰	(137)
论“千里驴”	陈世明	(138)
杂文三笑	高天星	(140)

• 1985年 •

破茧论	桑榆	(143)
化嫉妒为竞争	贾广兴	(145)
节的联想	犁然	(147)
圆滑辩	黄绍英	(148)
国史·方志·家谱	洛人	(150)
读书“囫囵吞枣”？！	王惠德	(151)
为啥错杀下蛋鸡	李炳奇	(153)
有感于一副对联	王继兴	(154)
“给予”与“索取”	阎天三	(156)
《失街亭》传奇	杨晓杰	(157)

• 1984年 •

新年话酒	愚任	(159)
“亲近正人”新解	邓功通	(161)

目录(5)

用人要气量大	李登科	(163)
要学诸葛收姜维	王锡朋	(165)
“一分钟批评”	王含英	(166)
看花也看看花人	国 风	(168)
“烈马”与“劣马”	杨 磊	(169)
由汗衫引起的联想	段海峰	(171)
绘画的启示	孙规正	(172)
王业震的办法	行文启	(174)
林放真有“两下子”	愚 鲁	(176)
厂长与美学	马法新	(178)
人才也是资源	汪喜堂	(180)
“李准易名”浅议	元 惠	(181)

• 1983年 •

知识分子成堆好	质 钢	(184)
脑力劳动的艰辛及其价值	陈 元	(187)
尊人与自重	付 鸣	(189)
“奉公行法，可以得荣”	肖竹乔	(191)
风凉话凉心莫凉	杨 石	(193)
放鲁智深走出菜园	赵 晖	(195)
也说“贤内助”的“贤”	张天元	(197)
兴趣与成才	王 平	(199)

• 1982年 •

抵制与沉默	万长海	(202)
警惕“现代化糖弹”的进攻	牛守贤	(204)

目录(6)

从“蜘蛛结网”说开·····	烽 宇	(205)
老将军画竹的启示·····	张义成	(207)
“拿走”与“献出”·····	曹一凡	(208)
“意见”提意见·····	达 人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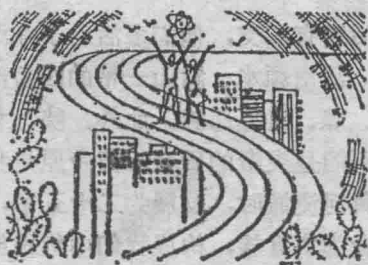
• 1981年 •

学历和学识·····	房胜林	(211)
珍惜生命的“七分之一”·····	李连印	(213)
“自爱不自贵”·····	白蒲山	(215)

• 1980年 •

喜闻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之后·····	陈 锐	(217)
从“慎独”谈起·····	杨冠英	(220)
马克思与孩子们·····	王 进	(222)
总统夫人与“马列老太”·····	王松波	(223)
从“不吃舔”说开去·····	郭文正	(225)

编后记	(227)
-----	-------



1988年

炎黄子孙的心愿

张松山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流域曾有两个部落：沿黄河以南发展的部落首领叫炎帝，朝黄河以北发展的部落首领叫黄帝。几经磨擦争斗，两个部落合在一起，定居在黄河两岸，生息于中原大地。

相传炎帝姓姜，号称神农氏，他在刀耕火种中发明了耒耜，教人种地，生产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又尝百草，识别药用植物，给人治病；还倡导贸易，进行物物交换，互通有无。黄帝姓姬，号称轩辕氏，又称有熊氏。他在原始生活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发明了房屋、舟车和弓箭，还砸磨石玉为兵器；其妻子嫫祖，又教人用丝织帛，做衣服穿。这两位了不起的部族首领创造了中国早期社会的物质文明，揭开了

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篇章。

据史料记载：炎帝的后裔有四支，他们多活动于今湖北省西北一带的烈山氏部族，河南颍水、嵩山一带的四岳部族和山西汾水流域的沈、姒、蓐、黄等部族。此外，陕、甘、青、藏的氐羌或羌戎也都可能是炎帝的后裔。黄帝原是我国北方先民的始祖，南下到黄河流域时，发展为二十五宗，十二姓。后来，两个部落融合为华夏族，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

我们中国人，包括侨居海外的华侨和入了外国国籍的华人，都以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并以各种形式来纪念自己的先祖。

为了便于炎黄子孙缅怀先祖，最近，河南郑州黄河游览区决定在“华夏摇篮”的巍巍邙岭之上，涛涛黄河岸边，兴建一座比“乐山大佛”更为壮观的《炎黄二帝》大型雕塑。它高一百米，以山为身，山顶建炎黄二帝头像，外用花岗岩雕砌。炎帝为赤色，黄帝为土黄色。头像内部是拱形艺术大厅，壁上绘制大形壁画，再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架设环形楼梯，直连二帝塑像的头顶发髻，人们可登临发髻下的凉台，远眺壮丽的黄河风光。周围与《炎黄二帝》大型雕塑相伴的是已建成的黄河母亲怀抱婴儿的《哺育》塑像、《中华儿女》塑像、《大禹治水》塑像。背后的五龙峰上，绿树如染，映衬出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楼台亭阁。黄河滩里可骑马坐轿，水上有快艇油轮。中外游客在观赏自然美景时，既可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勤劳美德，也可缅怀先祖的开拓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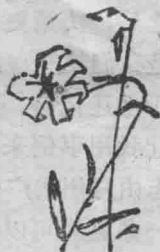
兴建《炎黄二帝》塑像这一善举，得到海内外炎黄赤子及外国朋友的热情赞助。我国著名豫剧表演家常香玉和她的

孙女小香玉,在郑州义演五天,热情相助。日本友人松林泰志在郑州黄河游览区观光,闻知此举,慷慨解囊,捐出随身携带的一百元外汇券……郑州一位红领巾小学生,捧住积攒的一元零花钱,献给了工程筹资委员会,并激动地说:“请收下这一元钱,我也是炎黄子孙啊!”这哪里仅仅是一元钱,而是献上了一颗纯洁滚烫的心!

我在这《炎黄二帝》大型塑雕规划的场地旁,漫步、凝视、深思。改革开放这几年,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我国各地不知兴建和重修了多少庙宇和大观园之类的建筑,它们无疑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然而与此相比,《炎黄二帝》塑像的兴建,应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将以“振奋民族精神,弘扬黄河文化”的巨大魅力,增强中华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并激励人们接过先祖的开拓精神,去创造新的世界。

(原载198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简介〕张松山,1952年毕业于方城师范学校。现任河南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主任编辑,采通处副处长。近三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主攻评论、杂文。



对“研究研究”的研究

● 王怀让

“研究”一词不是舶来品，实系我们汉语的土特产。这一词汇最早见诸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的大作——我国最早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殷仲堪精核宏论，人谓莫不研究。”比刘义庆稍晚几年的谢庄也使用过这一词汇，他在《奏改定刑狱》中曰：“督邮贱吏，非能异于官长，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自彼时至今的15个世纪中，由书面语言发展成口头语言，由文人笔下普及到寻常百姓，这一词汇的使用频率可谓与日俱增。它的本意是钻研推究，穷追事理；今谓用科学的方法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研究问题、学术研究等等。

在一些关键问题需要决策、重大措施将要实施之前，我们常听一些负责决策者说要“研究研究”，这实际上是说的要考虑考虑，论证论证，酝酿酝酿，商量商量的意思，而且往往在“研究研究”之后，决策更科学了，措施更得力了。

本文想要研究的是我们某些官僚主义者常用的口头禅“研究研究”，不属于上述范畴。那么，该怎样诠释他们的“研究研究”呢？请让我用事例来推出结论。

——某机关一同志由郑州去广州出差，报销车票时，会计提出问题：明明是一条直线可以回来，为什么偏偏绕道桂林？这位同志找某领导签字，某领导答曰：“让我们研究研

究。”过了几天，该同志又找领导追着签字。某领导复答曰：“我们研究了，大家没有通过。”此谓诠释之一，推给张推给王，反正我不得罪你。简言之，曰：推。

——某工厂办了个幼儿园，由于孩子多床位少，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一职工向某领导提出了孩子的入托申请，某领导答曰：“让我们研究研究。”这位职工抱着只要研究就有希望的愿望，过些日子又去申请，领导复答曰：“再研究研究。”就这样，从孩子该入托“研究”起，一直“研究”到孩子要上小学，家长不再申请了，领导的“研究”才告结束。此谓诠释之二，拖一天是一天，今天先不得罪你。简言之，曰：拖。

——某研究所有一位研究员，写了一本科研著作想出版，出版社要求所里给写个意见。这位研究员向某领导提出要求，领导答曰：“让我们研究研究。”过不久，这位研究员又找领导，领导复答曰：“你先说说吧，你那本书里究竟要论述什么，我们再研究研究。”此谓诠释之三，东边遮西边盖，不愿说出我不懂。简言之，曰：遮。

——诠释之四，不开口不张嘴，急了你就来送礼。简言之，曰：索。此释无需举例，君不闻谐音“烟酒烟酒”吗？

上述推、拖、遮、索四字，实乃“研究研究”者们的心电图显像。此系一些官僚主义者对本单位群众反映问题的“研究研究”。由小而大，一些上级部门对下属单位的报告或请示的“研究研究”，大抵上也有如是四种诠释。

这就是我对“研究研究”的研究。我的研究成果是：希望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从上述四种诠释中跳出来，让“研究”一词回到它的本意中去，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一

1988年(6)

些真正应该研究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原载198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作者简介】王怀让，河南日报文艺处处长，主任编辑，诗人，兼写杂文。

“抗药性”探微

● 张书臣

尽管鄙人的体质还算可以，然而总归是食五谷杂粮的，所以诸如头疼发烧之类的小疾也不时“光顾”，免不了要和药物这玩艺打交道，天长日久，便有了经验之谈。譬如说治感冒，在我身上“速效感冒胶囊”效果颇佳，风寒感冒也好，风热感冒也罢，虽不能说是药到病除，至少是八成见好，因而它自然成了我“药囊之物”。可是，说来也怪，近两月时间，这药却大大的失了灵，即便轻微之感冒，吃上三天五天仍不见其效。疑之，求教于深谙医道者，乃曰：抗药性。于是匆匆去翻辞海，可不是么，书上明明写着的。

抗药性者何？即生物经药物非致死性浓度作用一定时间后，对该药所产生的加大抵抗力，这种性质往往可以传至它们的后代。说也是，记得农药刚刚时兴那阵子，“3911”可谓出尽风头，微至针尖大小的红蜘蛛，巨之千把斤的驴、骡、牛、马，稍有沾染，便会呜乎哀哉，可是不过几年光景，其效力就远不如以往。尔后，又有了更要命的“氟乙酰胺”，据说它还有个别名叫“传三代”，鸡吃了药鸡死，

狗吃了鸡毒死狗，狗死了也不打紧，人若误食狗肉，“钩魂鬼”定捉不饶，端的是厉害透顶。然而，这两年它的毒劲似乎也慢慢地小了。行家们分析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是药力减小的缘故，实则是生物对药物的抵抗力加大了。

说实在的，起初我对抗药性之利害并不怎么介意，然而，咱毕竟喝了两年墨水，好瞎胡想，联想到种种社会之迹象，心里好不自在。就说“三只手”吧，如今恐怕大家都有同感：此辈多而猖獗。原因何在？我看也有“抗药性”的因素。对此，老办法无非是抓、打、放“三部曲”，忍得一时皮肉之苦，换得百日欢乐之甜，依想想看，那第三只手能闲着么？！在“反扒”上很有经验的人便很有感触：同样的手段，对初犯和惯犯的效果大不一样。其实，这就说明了惯犯身上已有了“抗药性”。“致死性浓度”低了，“冷不到冰点，热不到沸点”、或者“药已失效”，长此以往，嚣张气焰非但刹不下去，反倒加大了“三只手”的“抗药力”。人家摸透了你那“两把刷子”，找到了突破口，还有甚可怕。犹若滴滴涕治蚊、蝇，初次足以致死的浓度，再次就难保灵验，因而，必得加大浓度或另择它药。还说治感冒，“速效感冒胶囊”不行了，就改用“感冒清”之类，必要的话，还得加点清热解毒药。

粗浅之见，权当抛砖引玉尔。读者诸君哪位倘若有兴趣，不妨琢磨琢磨诸如屡刹不止的白吃白喝风、屡搬不掉屡填不满的文山会海中的“抗药性”因素，想来收获大大的有。

（原载1988年2月11日郑州晚报）

〔作者简介〕张书臣，郑州晚报社记者、编辑。

解放秘书

● 何高峰

近来，新闻界不时有“解放市长”、“解放县长”、“解放厂长”……的呼吁，却从未闻有“解放秘书”的呼声。是否秘书不需“解放”？未必。

毋庸讳言，秘书需要“解放”。但何以无人替其呼吁？大概是人们普遍认为秘书不为“官”的缘故吧！其实这是误解，因为秘书也是“官”，只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官”罢了。查看《辞海》，秘书：“官名”。“职务名称之一，是领导的助手。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的工作，它的任务是收发文件，办理文书、档案和领导交办事项。”我相信《辞海》的解释一般是无误的，况且当今还有“副科级秘书”、“科级秘书”、“副处级秘书”之说。可见，秘书为“官”恐怕确信无疑。但是坏就坏在他仅仅“是领导的助手”，虽算“官”，却难以引人注目，故无人替其呼吁似在情理之中。

“小小秘书，何以需要解放”，也许有人会问。当然“解放秘书”，并不是要解放他们本身，而是要解放他们工作中的苦衷。如今秘书难当并不亚于厂长难当。难当的本意也不在于他们终日爬“文山”之辛苦，难就难在他们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文字水平（这是秘书的基本条件），还需具备灵活机动之“术”，察言观色之“能”，心领神会之“智”，对